

书间道  
Book Review

从翻译到内衣设计师,于晓丹重写青春

# 自私的1980年代



于晓丹曾经是个出色的翻译,翻译过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《菲雅尔塔的春天》以及雷蒙德·卡佛的《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》。不过,她现在纽约改行做了内衣设计师,这次她的小说《1980的情人》讲了一个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,充满了浓浓的怀旧味道。她的西洋语感,是保证作品好读的重要因素。

## 作品的“味道”

该书责任编辑在“编后手记”中称,该小说以“味道”取胜,小说的情节其实倒挺简单的:写的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,不是现在网络上那些前卫的校园,而是1980年的校园。弟弟爱一个女孩,女孩却爱弟弟早逝的哥哥,和一个有妻子的老师,都是爱而不可得,浓浓的怀旧味道,年轻的男女,心态都像100岁,一种山雨欲来的阴霾总在文本中神出鬼没。

“味道这东西说玄也玄,但感觉起来倒也没什么难的。美食的味道一尝即知,程砚秋的味道他亮一嗓子你就进去了,作品的味道也是读几句就能知道读不读得下去。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有那么多的俗套,可它味道浓就好看。”于晓丹读了很多年英文,也翻译了纳博科夫和卡佛的一些好作品,她坦言,不潜移默化地被影响是不大可能的,“卡佛总说,写那些非写不可的故事,而且不要玩花活儿。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像是他个人的经历,这是他的味道。纳博科夫是文体大家,会营造氛围。《洛丽塔》里有很华丽、很贵族的味道,我还真有点排斥。我希望能写一个没有被很多人写过的1980年代的青春,试着不那么诗

化,不那么激情,也不那么有使命感,写一个我所经验过的比较自私、比较关注青春期成长具体问题的1980年代青春故事。”

## “80年代太奢侈了”

关于1980年代的怀旧很多,于晓丹怎么看上世纪80年代文化圈那些人和那种氛围?

“身在1980年代时,我自己并没觉得它有多么美好,相反还有很多伤感、绝望,所有青春期会有的情绪我都体会了不少。但是回过头来看,尤其是碰到今天的大学生们,听他们讲他们的校园,就觉得我们的80年代过得真是太奢侈了,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体会到成长,体会到爱与不爱和怎么爱,连给异性寄信怎么贴邮票都能考虑那么周密。那阳刚的校园跟社会的界限相对是清楚的,我们也焦虑,但基本不算被动,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压力,跟今天比当然不一样了。”

## “80年代很开放”

有人说于晓丹的小说表现的更像是1990年代。于晓丹说:“我想他们大概指的是毛躁和谭力力对性的开放尺度吧。可能纯粹是个人生活经验,我倒觉得1980年代的开放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1990年代,个中滋味不同。跟我差

不多大的女朋友里,有十几岁因为群宿蹲过监狱的,有不到二十就和人同居当了母亲的。那个时候的大胆不是集体行为,很自我,而且内心犹豫表面却标新立异,出格之后又开始怀疑自己,表面看每个教室里都风平浪静,其实校园里有很多暗潮涌动。这跟1990年代那种既成事实的大胆生活不一样,也不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反叛,特别知道自己在反叛什么。我们不知道,做和不做的意义是什么都不清楚,很多人其实做了很多很没有底线的事。”

## 我喜欢做内衣设计

于晓丹现在的状态比较松散,偶尔还做些内衣设计的活儿,但大部分时间又回到文字上了。从文学翻译改行设计内衣,听起来差异很大,哪个比较有趣?

于晓丹表示,她还是比较喜欢做内衣设计。“内衣设计的工作我做了差不多八年全职、两年自由职业。这十年的经历实在太特别了,估计也够我受用一辈子。这份工作把我的性格和意志重新打磨了一遍。当然也有残酷和痛苦,但还是自由和快乐居多。但翻译其实是既寂寞又辛苦的事,我们现在的译稿费这么低,说实话有点不公平。” 快报记者 陈曦

**先读为快**  
Read Faster

## 刘文典批鲁迅18宗罪

1949年7月11日,“国宝级教授”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,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,题目是《关于鲁迅》。讲了大约两个小时,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,笑声不断。

然而,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,第二天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,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,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“讨伐”刘文典的“战斗檄文”,支持他的仅有两篇。

刘文典到底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呢?从报纸报道的情况分析,刘文典当晚演讲《关于鲁迅》的观点大约如下:

一、他和鲁迅的人生观是不同的,鲁迅以为人世太坏、阴险、欺骗、虚伪,等等,真是层出不穷,但他则认为人都是很良善的,他活了六十多岁,就没有遇到过一个坏人。

二、鲁迅是一个斗士,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。

三、鲁迅小说所用的典故,譬如引车卖浆一典,翻遍古今的辞典都找不出,也就是说鲁迅用典的不古不文不恰当。

四、鲁迅的小说取材,只专就一个地方来取,而不取普遍的地方,而尤其只会写他家乡浙江的风景,譬如乌篷船之类。

五、莎士比亚作品的伟大,就伟大在他的作品翻译成任何一国文字,任何一国的人都懂,而鲁迅小说取材的偏僻只是一部分人懂而多数的人是不懂的。

六、鲁迅算不得一个思想家,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。

七、要研究小说就要懂佛理——印度佛理。鲁迅不懂佛学,更不懂印度学术,所以他说不清楚中国的小说源流。

八、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,但鲁迅不会这样像的,大概是参考吧。顾颉刚说了他这件事,他就和顾颉刚闹得不可开交,这足见鲁迅气量的不够。

九、鲁迅的私德不好,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不容。但文学家都是神经质的,两个神经质遇在一起,当然要打架,这是可以原谅的。

十、鲁迅说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,这是他错误的地方,一个民族既然会革命,那当然会成功,命都会革,而硬要说不会成功,这是不合逻辑的。

十一、鲁迅只会作短篇小说,如《红楼梦》那样的长篇小说,敢说他作不出,如《金瓶梅》,敢说他更作不出。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《金瓶梅》,可以说革命到顶,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?

十二、鲁迅总觉得时时有人在迫害他,根本没有这回事,这是他精神病态狂的表现;就譬如他住在北平绍兴会馆里,总觉得会馆里的人无人不迫害他,要真的这样,人都在迫害人,哪里会有什么会馆?

十三、近代做小说做得算是小说的,那是鲁迅,除了鲁迅,还有巴金。

十四、把鲁迅恭维得上天的人,真觉得讨厌;而把鲁迅骂得一塌糊涂的人,也很无聊,好多地方,别人是不知道鲁迅的,而他是清楚地了解的。

十五、鲁迅的思想还是中国的思想,并算不得西洋的思想,只在技术方面,是外国的技术罢了。

十六、鲁迅的文章根底,是得力于中国旧书的。要是他旧书读得不好,他是不能做出那样的文章的。

十七、最了解鲁迅的,是陈独秀先生,因为鲁迅做小说是陈先生叫他做的。

十八、把鲁迅崇拜得了不起的人,还不是像崇拜孔子的无聊?

## 回溯汉字的童年

早先读书,看到悲壮“时不利兮骓不逝”的楚霸王和“截死口骡马折断虎头枪”的秦叔宝,叹息之余,担心乌骓马的命运,而秦琼因祸得福,得了尚师徒的呼雷驳(又称雷豹)。研究汉字的唐诺列了28个专指马匹的汉字,比如“骓”和“口、骡”,后者其实有两种马,因为颜色相近而常连在一起使用。黄色杂有白斑的骡,转注成强悍有气魄的意思(古代有骠骑将军的官位,霍去病就被封过这个官)存活下来,剩下的绝大部分专有名词都极少使用,比如“骢、驥”;或不用了,比如“口、口”。另类的马,比如呼雷驳(驳指毛色青白相杂),则和原主人一起死掉了。人们提到秦琼的马,不会想到是它。

文字的命运与其相似。唐诺赞同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金的观点:“语言是社会习俗的印记。”现在年轻人对各种牌子的汽车如数家珍,其熟稔程度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对草原上奔腾的骏马一样。汉字是活的,有孕育、出生、成长和死亡的过程,其中还有不可预测的转变,就像追忆某个人的一生,里面有故事有悲喜,甚至有传奇。

开篇说甲骨文的“望”字,是一个人站在高处或石头上举目远眺。这个形态,令我一下子想到了“望夫石”的传说。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,为什么至今有许多字我们不能看懂?小时候认字,大人总是这样说,画一条线,是大地,再画一个圆,里面有个点,是太阳。加起来就是“旦”字。汉字是世界上最具表象的文字,当年新文化运动时,傅斯年、鲁迅等人激烈地主张废除汉字实行拼音文字,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,但绝对是像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行为,幸亏没有实现。

在象形、会意和指事阶段

有现代思想的中国文人对汉字的解读,所以我们能看到低垂稻穗般的哲思,能看到扶摇直上九天的酣畅,也能看到本雅明的自由和马尔克斯的魔幻。而我最欣赏的是他不动声色的讽刺,将汉字的含蓄和直观发挥得像“黑”字,淋漓尽致。在摇曳生姿的汉字王国里,我们心驰神往、腋下生风。这感觉也像个汉字:三伏天里一个人张开双臂,腋下画叉,代表亚麻衬衫或冷气——



仓颉,除非他是伯奈特眼里的那个“闲坐观赏、无所事事的人”。马克思认为这是对的,只有吃饱饭、闲暇的人才有心情鼓捣这些费脑子的东西,而并不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发明创造来自劳动。当然不能一概而论,但就发明文字的事,我和唐诺一样,坚决支持马克思的“有闲创造说”。

汉字有色彩、温度、质感,几个字甚至可以展现一幅性爱生产的图画。它至简至繁,瑕瑜兼存。唐诺酷爱汉字,这是一个具

“爽”。汉字的生命力很强,比如网络流行的“口”,原貌是一个圆圈里画四条略有弧度的线条,指有花纹的窗户。它如果知道三千年后的自己表示的意思,它的表情一定很“口”。

唐诺是台湾文学批评家,他以严厉著称,常说台湾的好笔没有几支了。他在大陆出版的著作极少,我们看到的多是他的太太朱天心的文字。《文字的故事》必定给我们带来惊艳之感,和张大春的《认得几个字》一样,绝对值得韦编三绝。 □ 瘦猪



《狂人刘文典》

作者:章玉政

版本:广西师大出版社

## 新书推荐

New Books

## 悦读

Happy Reading



英伦才子以小说家的生动笔触、学问家的敏锐深沉探究种种职业鲜为人知的奥秘、种种匪夷所思的业余爱好所带来的乐趣。



青春期的罗琦琦游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里:作业、考试、小团体的校园;游戏机房、歌舞厅、小混混斗殴泡妞的社会……



刘克服从一个县中学物理教师被借调到县政府后,为群众排忧解难,坚持正义,与各种官场“潜规则”对抗,在官场的夹缝中一步步艰难地行走,历经苦难、甚至丧失爱妻,最后担任县委书记。